

话语行动译丛 主编 汪民安 陈永国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

陈越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话语行动译丛
主编 汪民安 陈永国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

陈越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2(话语行动译丛)

ISBN 7-206-04358-5

I. 哲… II. ①阿… ②陈… III. 阿尔都塞—哲学思想—文集

IV. B565.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962 号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

编者:陈越

责任编辑:崔文辉 封面设计:师若夫 责任校对:叶高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话:0431-5649710

印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7.5 字数:46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358-5/B·160

版次:2003年12月第1版 印次: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31.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话语行动译丛

编委会名单

顾 问	罗 钢	刘象愚	
主 编	汪民安	陈永国	
编委会	马海良	汪民安	陈永国
	陈 越	赵京华	郭 军
	曹雷雨		

出版说明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路易·阿尔都塞的一些作品逐渐被译成中文。这些文本，连同各式各样铭刻着他的名字的哲学、社会理论、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传播学、电影理论、性别研究等等领域的当代西方学术话语，在国内理论界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但是，上述影响始终带有某种不合“时宜”的冷基调。当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开始阅读阿尔都塞的时候，阿尔都塞却已进入他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西方人正在迫不及待地宣布一个可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代的终结；而他保卫“成熟”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立场，也尤其让当时的中国知识界难于理解。20 世纪 90 年代，当“后现代主义”在国内已经可以被理解的时候，阿尔都塞又因为他以列宁为榜样的哲学唯物主义，再次令人匪夷所思；而这时，肉身之死带来的思想复活却从法国到欧洲、英语世界和拉美，随着他的遗著和旧作纷纷被整理出版而悄然到来，在政治经济学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舞台，政治哲学这样占统治地位的学术领地，以及知识学这样的前沿战线，阿尔都塞的声音重新响起——然而，由于那种冷基调下的译介工作的滞后，国内的理论工作者除了不断（或不屑）重复他的几个早已符号化了的概念（如“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外，几乎还听不到这个声音。

在新的世纪里，“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格局已经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新的“斗争对象和行动领域”。重新整理自身理论传统中的伟大遗产，包

括重新认识曾经在复杂的理论斗争中坚定地追求“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尔都塞，重新认识他的理论——政治意义，将是完全必要的。正是这样的必要性，促使我们出版了这本《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第一次译成中文，而对读者已经熟悉的几篇文章，我们也提供了更为可信的译本。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够为丰富汉语学术积累、推进当代理论研究有所贡献，希望那种延宕着的“不合时宜”也会因为历史的和知识的成熟而消除。

当然，我们相信，这个译本也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向读者展现着一个“局限中的”阿尔都塞形象。20世纪后半期东西方地缘政治和阶级政治的形势和其他原因，以及阿尔都塞本人的高度学院化生活，为他强加了这个局限。与他“自我批评”的坚毅彻底一道流露出来的矛盾和痛苦，就像他的悲剧生涯那样，也在提醒我们看到这个局限。我们也许还在分享着他的大部分问题，但他的论点绝不都是公允的、无懈可击的，并非都能经得起科学和历史的考验。因而，在我们所编选的这本书中，作者理论观点的偏见和局限性是在所难免的，他对历史状态下的一些社会主义理论之延伸和实践颇有微辞。因为这些方面是阿尔都塞宏大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我们在编选中并没有做删节，对此，中国的读者应该有自己清醒的认识和判断，进行科学的取舍。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年11月

目 录

上编 哲学的政治	1
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 (1967)	3
列宁和哲学	127
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	172
哲学的改造	221
今日马克思主义	250
下编 政治的哲学	267
论“社会契约”(错位种种)	269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	320
马基雅维利和我们	376
附 录	505
在路易·阿尔都塞葬礼上的致辞/雅克·德里达	507
新版《列宁和哲学》导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515
路易·阿尔都塞生平与著作年表	527
编译后记:阿尔都塞和我们	539

上编 哲学的政治

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1967)

序

“为科学家讲的哲学课”的这个导论，是1967年10-11月在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的。^①

那时候，我和我的一群朋友都在关心科学史方面的一些难

① 《为科学家讲的哲学课》系列 (*Cours de philosophie pour scientifiques*) 由巴黎马斯佩罗 (François Maspero) 出版社出版。计划为6卷，实际出了3卷。阿尔都塞的《导论》在1967年11月以油印本印行，修订后于1974年秋以《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1967)》 [*Philosophie et philosophie spontanée des savants (1967)*] 这个标题出版。修订本除把第四讲收为附录外，还拿掉了先前的第五讲。这一讲讨论的是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确切关系 (如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及哲学通过知识论 (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两大类型) 如何颠倒了这种关系。由于这一讲显示出与作者已放弃的立场的连续性，所以在1974年 (发表了《自我批评材料》的那一年) 把它保留下来，在作者看来已经不适宜了；直到他去世后，这一讲才被收入《哲学与政治文集》第2卷 (Stock/IMEC 出版社，1995) 发表。除了《导论》外，实际完成的课程还包括：马舍雷《关于“科学对象”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 (三讲)；巴里巴尔《从“实验方法”到科学实验的实践》 (三讲)；勒尼奥《什么是“认识论断裂”？》 (一讲)；佩舒《意识形态和科学史》 (二讲)；菲尚《科学史的观念》 (二讲)；巴迪尤《模型的概念》 (一讲)。巴迪尤的第二讲以及原来设想的《暂时的结论》因为五月事件的发生，再也没有发表。〔编者注〕

题以及它所引起的哲学冲突，都对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它在从事科学实践的知识分子当中所能采取的形式感兴趣，于是就决定对我们的同事们发表一系列公开的讲演。

这项实验以下面的阐述作为开端，有赖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艾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弗朗索瓦·勒尼奥（François Regnault）、米歇尔·佩舒（Michel Pécheux）、米歇尔·菲尚（Michel Fichant）和阿兰·巴迪尤（Alain Badiou）诸位的介入而得以为继，一直持续到1968年伟大事件的前夜。

讲演的文本当时就油印出来，并且很快开始流传。后来，学生们甚至主动地把其中一些拿到外省（尼斯、南特）去翻印。

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计划出版这些讲稿，这也许有些卤莽。结果，一个“系列”在《理论》丛书里诞生，而且在1969年，佩舒与菲尚的讲稿（《论科学史》）和巴迪尤的讲稿（《模型的概念》）出版了。由于种种原因，其他讲稿虽然已经预告，却未能付梓。

今天，在长期拖延之后，出版我在1967年所作的《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导论，这是我对众多请求做出的回应。

除了第一讲的部分文字和对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的批评原样照排之外，我修订了文本的其余部分，使这个原本仅仅是急就章的东西更具有可读性，也对当时还没有完成并时常令人感到费解的一些提法有所发展。

但是，我已经在整体上慎重考虑了这篇论文的理论局限性；它理应被当做一部过时的著作来阅读。

我同时也把它当做一个回顾性的证据发表出来。在这里可

以找到一些最初的提法，它们“开启了”我们研究哲学一般，^①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转折点。先前（在《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中），我一直将哲学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但在这个课程里，新的提法出现了：哲学（在每门科学都有一个对象的意义上）没有任何对象（objet），只有赌注（enjeu）；哲学不生产知识，只陈述论点（Thèses），等等。针对科学与政治实践的种种难题（problèmes），它的论点开辟了通向正确立场（un position juste）的道路，等等。

这些提法只是图式化的，要想完成它们，把它们表达得更精确，还须做大量的工作。但是，至少它们指出了我的研究工作的头绪，在我后来的著作里也可以发现其痕迹。

路易·阿尔都塞

1974年5月14日

第一讲

我们的海报预告了这门为科学家讲授哲学的导论课。

我看到在座的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等等，也有“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方面的专家，还有在习惯上仅仅以“技艺（les arts）”这个名称为人所了解的那

^① “哲学一般”（philosophie en général）效仿了马克思关于“生产一般”的说法。〔编者注〕

些方面的专家——如果他们能够原谅我这么称呼的话。^①几乎可以肯定，既是对科学实践的实在经验，也是对给予您的学科以“科学”形式的厚望，使得诸位聚在这里，当然同时也带出了一个问题：对于哲学，我们可以期许它什么呢？

您看到面前是一位哲学家：哲学家发起组织了这门课程，同时认定它是可行的、及时的和有用的。

为什么呢？因为在熟读哲学史和科学史著作并且与科学家交朋友的过程中，对于哲学必须与科学保持的关系，我们已经获得了某种观念。确切地说，是哲学应当与科学保持什么关系的观念——如果哲学要为科学服务而不是把它们当奴婢的话。确切地说，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关于哪一种哲学才能为科学服务的观念，它是一种经验的果实，那种经验既外在于哲学又外在于科学，但对于理解二者关系却是必不可少的。

既然是我们哲学家发起的，那么由我们来走第一步也是合适的，这就是先谈谈我们自己的学科：哲学。因此，我将尽可能用简明的语言，试着向诸位提供关于哲学的初步观念。我没有打算提出一门关于哲学的理论，而是要比这谦逊得多。我只打算描述哲学的存在方式和它的行动方式，就让我们直接说：描述它的实践。

第一讲就是这样计划的，它由两部分构成：

1. 使基本概念“各就各位”，以达到对 21 个哲学论点的陈述。
2. 扼要考察一个具体实例，从中我们能够看到以上大多

^① 在本文中，les arts 和 humanités（通常都译作“人文学科”）是同时使用的两个传统说法，并且往往强调 art 的原义，所以我们将前者译作“技艺”，后者译作“人文学科”。sciences humaines 按惯例译作“人文科学”，是在现代科学意义上使用的概念。disciplines littéraire 则译作“文科”，通指传统“人文学科”或“技艺”和现代“人文科学”。参见后面“文科之间的关系”一节。〔编者注〕

数论点都发挥了它们固有的哲学“功能”。

一、基本概念

这一讲将从陈述一些说教的和独断的命题开始。这些形容词，我很清楚它们名声不佳，但那没有关系：我们不必屈服于任何词语拜物教或反词语拜物教。

说教的命题：因为没有什么讲演可以脱离教学性阐述的范围。就一个问题给出一个观念，必须一开始就先行给出一些显得很任意的定义，随后才对它们加以辩护或证明。

独断的命题：这个形容词属于哲学的天性。定义：我把一切以论点形式出现的命题都叫做独断的。我还要补充说：“哲学命题都是论点”，因而也都是独断的命题。

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哲学论点。

因此得出论点 1：哲学命题都是论点。

这个论点是以说教形式陈述的：它稍后会随着我们的进程得到解释和辩护。但同时我要说明：它是一个论点，就是说，一个独断的命题。因而我强调：哲学命题就是独断的命题，而不仅仅是说教的命题。说教的形式注定要消失在阐述过程中，但是独断的品质将会保留下来。

我们立即就触到了一个敏感点。“独断的”这个词，不是泛泛而论，而是依我们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要给出一个最初步的观念，我会这么说：哲学论点都可以从否定方面被看做是独断的命题，因为，它们既不能接受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证明（在我们说到数学或逻辑的证明这个意义上），也不能接受严格科学意义上的验证（在我们说到实验科学的验证这个意义上）。

于是，我从论点 1 推出了用来解释它的论点 2。既然不是

科学证明或验证的对象，那么哲学论点就不能被说成是“真实的”（像在数学和物理学中那样被证明或验证）。它们只能被说成是“正确的 [justes]”。

论点 2：任一哲学论点都可以被说成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正确的”又意味着什么呢？

给出一个初步的观念：“真实的”这个属性首先暗示出对理论的关系；而“正确的”这个属性首先暗示出对实践的关系。（例如：正确的决定、正义的 [juste] 战争、正确的路线。）

让我们停留片刻。

我不过是想就我们讲演的形式给诸位提供某种观念。作为讲演，它陈述（随后会得到辩护的）说教的命题。但是作为哲学讲演，它以说教方式陈述的命题本身必然是独断的命题：论点。应当注意到，就它们是论点而言，哲学命题都是理论命题，但就它们是“正确的”命题而言，这些理论命题又都被实践纠缠着。请让我补充一点悖论性的说明。康德以降的整个哲学传统都把“独断论”同“批判主义”相对而言。哲学命题总是具有生产“批判性”区分的作用：就是说，它们对各种观念加以“分拣”和分离，它们甚至锻造出合用的观念，以便使观念的分离及其必然性显而易见。在理论上，这种作用可以说成是：哲学“划分”（柏拉图）、“划清界限”（列宁）并（在使它们显而易见的意义上）生产区分和差异。整个哲学史都证明了哲学家们如何耗费光阴，以求在真理与谬误、科学与偏见、可感受的与可理解的、理性与知性、精神与物质等等之间进行区分。他们总是在做这件事，但他们从不说明（或很少说明）哲学的实践就在于进行这样的划分、区分、划清界限。我们把这说明了（而且我们还会说明许多别的事情）。通过承认这一点，通过说明它和思考它，我们就把自己从他们中间分离出来了。

就在我们注意到哲学实践的同时，我们也在从事这种实践，但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要改造它。

因而，哲学陈述论点，即命题。这些命题没有引起科学的证明或严格意义上的验证，而是引起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类型的理性的辩护。

这个论点含有两个重要而直接的暗示：

1. 哲学是一门不同于科学的学科（哲学命题的“本性”已足以表明这一点）。

2. 有必要解释这种差异并为之辩护，尤其有必要思考哲学命题特有的、独特的形态：是什么把论点和科学命题区别开来？

从开始我们就能看出，我们已经触及到一个头等重要的难题：什么是哲学？是什么把它和科学区别开来？又是什么使它显得与众不同？

我将把这些问题搁在一边。我只想用两个论点给诸位提供一个初步的观念：这些正在向大家讲话的哲学家会思考些什么呢？说几句开场白是必要的。可如果我们打算进一步相互认识呢？

诸位科学家片刻之前还没有来这里听我说这些话。你们当时其实并不知道可以期许什么。你们来这里有着不同的理由：不妨说是出于友情、兴趣、好奇心。

让我们把友情搁在一边，所有的友情都应该属于这个地方的慰藉：师范学校。你们来这儿是出于好奇心和兴趣。难以定义的情感。

当我指出你们的兴趣和你们的好奇心都集中在两极——否定的一极和肯定的一极——时，无论如何，我不相信自己看错了。同时，否定的方面是很好定义的，而肯定的方面却是模糊

不清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1. 否定的一极

我们应该是好样的。正在工作的哲学家，非常值得走出你们的小天地去仔细看看这副场景！什么场景？噢，是喜剧。柏格森（《论笑》）曾经解释过，卓别林也表演过：说到底，喜剧总是某个人一脚踩空或者跌到坑里之类的故事。你们知道在哲学家身上可以期许什么：有些时候他们会跌破面子。在这个恶作剧的、不怀好意的期望背后，有一个真真切切的现实：自从泰利士和柏拉图的时代以来，哲学和哲学家们就总是“跌到井里”。^① 低俗喜剧。但这还不够！因为自从柏拉图以来，哲学就总是在自己的王国里跌落。再度跌落：跌到一种关于“跌落”的哲学理论中。让我把这点说清楚：哲学家试图在他的哲学中从理念的天国“降到”物质现实，从理论“降到”实践。^② 一次“自我控制的”跌落，但总归是跌落。在认识到自身跌落的同时，他试图在（下降的辩证法之类）关于跌落的理论中“抓住”平衡，但跌落本身却一模一样！他跌落了两次，带来了双倍的滑稽。

我们应该是好样的。哲学家总是无谓自扰。他们是脱离实践的知识分子，远离一切事情。他们的话语无非是对这种距离的评注，以及抵赖。他们想要隔着这段间距，用自己的词语掌握实在，把实在嵌入体系。词语复词语，体系复体系，而世界一如既往继续它的进程。哲学？这种理论话语对其他方面的实

^① “（泰利士）在仰望和注视星辰时，曾经跌到一个井里，因此人们就嘲笑他说，当他能够认识天上的事物的时候，他就再也看不见他脚面前的东西了。”（《第欧根尼》1. 34.）〔编者注〕

^② 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说法。见《选集》第1卷，第73页。〔编者注〕